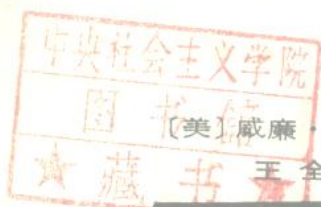




“巴特21” 历险记



〔美〕威廉·C·安德森著

王全永译



BATE21LIXIANJI

638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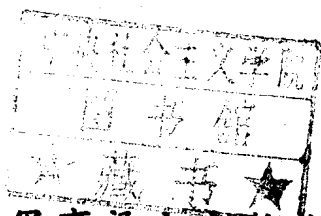


200410411

“巴特 21”历险记

〔美〕威廉·C·安德森著

王全永 译



军事译文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八月

B A T—21
William · C · Anderson

2/2-9/5-27

“巴特21”历险记
〔美〕威廉·C·安德森 著
王全永 译

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57051部队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6 字数128,000

1986年8月第1次出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5319·67 定价：1.00元

出版说明

1972年4月，北越军队跨过军事分界线对阮伪及美军发动了大规模进攻。美空军一架EB—66电子战飞机被越方地空导弹击落。在被迫跳伞的机组人员中，唯一的幸存者是53岁的中校领航员汉布尔顿（代号“巴特21”），潜藏于北越控制区。他熟谙美空军很多机密，北越有关方面也查悉“巴特21”并非等闲之辈。为此，美越双方围绕营救与反营救汉布尔顿，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美空军为营救他，曾出动直升机、战斗机、强击机乃至战略轰炸机，被击落飞机数架，经过12天的艰苦努力，最后在海军陆战队的配合下，终于获得成功。

本书描写的内容，是越南战争中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也是美空军对个人采取的最大规模的营救活动。该书不仅情节曲折、扣人心弦，而且对于研究美军的航空救生、飞行人员野外生存能力、空空协同、陆空协同作战等，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原名为《巴特21》，1980年在美国出版。著者是美国知名作家、退役空军上校威廉·C·安德森。1984年2月由日本人土屋哲朗译成日文再版。书中有些自我吹嘘之处，请读者注意鉴别。

目 录

第 一 天	被迫跳伞.....	(1)
第 二 天	芋虫俱乐部.....	(14)
第 三 天	掌握机密的人.....	(29)
第 四 天	狗与少年.....	(41)
第 五 天	救生直升机被击落.....	(56)
第 六 天	吉内斯记录.....	(68)
第 七 天	堆积的棺材.....	(86)
第 八 天	空军著名的高尔夫球运动员.....	(100)
第 九 天	夜暗中的搏斗.....	(118)
第 十 天	渡过斯瓦尼河.....	(132)
第十一天	不象英雄的英雄.....	(144)
第十二天	最后的难关.....	(161)
第十三天	用“曼哈顿”酒举杯祝捷.....	(173)
后 记		(182)

第一天 被迫跳伞

(一)

汉布尔顿中校在座椅上很不舒服地蜷曲着身子。他每次上机都感到不可思议，象道格拉斯EB—66这样的大型飞机，为什么座椅做得这么狭小呢？他身高1.88米，坐在如此狭小的领航员座椅上，的确显得很别扭。汉布尔顿沮丧地倚在座椅上。他认为自己这么大年纪已不适合执行这种任务，如果不是因为需要他的特殊专长，空军是不会让他这个53岁的人参战的。今天来执行任务，他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1972年3月30日，是北越发动新攻势的第二天。在苏式坦克的掩护下，装备精良的北越三个师越过非军事区，势如破竹般地向南越的广治市推进。为此，美国空军在南越的飞机，只要能飞，就全都派上了用场。汉布尔顿和妻子格温早已计划好的休假也被迫取消。

这次的任务比较简单，即先行起飞，在B—52轰炸机小机群到达目标之前，用电子武器对班卡来峰以南地区实施空中监视。任务要求汉布尔顿小队的两架EB—66飞机在目标上空最多停留15分钟。而且，只要飞机在非军事区以南活动，就用不着担心萨姆导弹的袭击，完成这项任务易如反掌。

仿佛看透了汉布尔顿的心思似的，飞行员通过机内通话对汉布尔顿说：“哈姆，复活节你想怎么过？”

汉布尔顿按下机内通话按钮说：“我想好好喝两杯。”

“也许用不了过九个孔（指高尔夫球的进球孔）的时间我们就会返航。若是能买下那座你喜欢的高尔夫球俱乐部该多好啊。”

“是啊，我想再到廊曼去一次。那个球场真不错。你也去玩玩吧。”

“我可不能跟你一起玩，我还得用薪金养活家小呢！”

听了这话，汉布尔顿忍不住大笑起来。

“现在是按预定航线飞吗？”汉布尔顿快速瞥了一下领航记录问。

“是按预定航线飞行，到达目标的预定时间是16点40分，现在还差10分钟。”

“明白。后面的‘乌鸦’们来吧！打开雷达干扰机，要尽量避免栽在战略空军手里，叫他们看不起。准备施放箔条！”

耳机咔嚓响了一声，汉布尔顿知道飞机尾部的电子武器军官听到了他们的通话。

汉布尔顿紧挨着领航操纵台，他知道其他四名电子武器军官也和他一样，已各就各位。

这架老式的道格拉斯EB—66飞机被他们亲切地称为“宝贝儿”。他们的任务是秘密的，同时也是枯燥的，即对越方进行雷达监视。这架EB—66飞机和六名机组人员几乎参加了所有的空中支援作战，探测敌方雷达，施放电子干扰，为后续战斗机编队和轰炸机编队开辟通道。

坐在飞行员右后方的汉布尔顿是机组中最忙的人，他时而做这，时而做那。既是领航员，又是飞行员、技术员、电子武器军官。尤其充当电子武器军官，他具有出众的才能。现在他每天要做的工作是用电子设备探测萨姆导弹的发射情况。

如果在作战区域内布有萨姆导弹，那么电子设备提供的情报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这种电子设备至少可以提前10秒发出警报，使飞行员在萨姆导弹开始跟踪到爆炸之前这段时间内得以实施规避机动。飞机采取急剧机动，自动跟踪导弹中的平衡环就要超出保持水平的界限，为了跟踪目标，导弹就要进行超限度的转弯，最后自爆。

汉布尔顿打开开关，等机器进入正常工作后，把功率调到最大，然后点燃了一支烟。这项工作他已做过63次，现在他感到厌烦了。在这七个月的时间里，他就象与风车决斗、头脑不正常的堂吉诃德一样，戴着头盔坐在落后于时代的EB—66喷气机里执行作战任务。这场可恶的战争！它被迂腐的社会观念和不安定的政治因素包裹着，没有胜利的希望。

(二)

“显示器上发现导弹！”耳机里进出飞机尾部电子武器军官的惊呼声。

汉布尔顿直起身子，目光集中到仪表板上。仪表板上表示萨姆导弹已发射的警告灯并没有亮。那么，后面是怎样发现的呢？

正当他要进行核实而把手伸向送话器按钮时，飞行员已压左坡度实施规避机动了。飞机倾斜后他一眼就看见了下方的萨姆导弹径直向他们飞来，真是令人目瞪口呆。

导弹爆炸了，击中了电子武器军官所在的飞机尾部，声如雷鸣。汉布尔顿被震得神智昏迷，在座椅上动弹不得。昏迷中他没有忘记把手伸向紧急跳伞弹射把手，刺耳的警报声使他惊醒过来。他摸到座椅上的弹射装置，按照长期训练的程序拉动了弹射把手。座椅下面的弹射器开始工作。一阵冲

击过后，他被弹出了飞机。他孑然一身，飘荡在越南旷野上空一万米高空……

汉布尔顿在空中旋转着。弹射座椅还在工作，随后人、椅分离。在9,000米高空，在惯性作用下，他的飞行速度达到800公里/小时。稀薄的空气吹打着他，冻得浑身发麻。突然，新的危险又出现了，他发现自己正在进入水平旋转。

他深知，快速旋转能使人失去意识。在一般情况下，在寒冷而稀薄的空气中跳伞，最好先以自由落体的方式下降到4,000米高度再开伞。因为在这个高度上，周围的空气显著变暖。但是这次不同往常，一切都不顺利。汉布尔顿一时拿不定主意，在这个高度上，是应该任凭寒冷侵袭，冒着患缺氧症的危险，还是应该改出旋转呢？

由于头晕目眩不断加重，他决定开伞。随着“嗖”的一声响，尼龙伞激流般地从背上的伞包里冲出，随后“嘭”的一声张开了。背带被勒紧，自由坠落立即停止。他在空中不停地摆动，活象一个大钟摆。

蓝天之中，除他以外，还应该有几个尼龙“花苞”啊。他环视了一下四周，什么也没发现。接着他又向下看了看，发现下方有一块很大的螺旋状蘑菇云，就象一个大螺钉。汉布尔顿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它，直到它被其他云块遮住。

汉布尔顿渐渐累了，他感到一阵恶心。五个伙伴转眼之间踪迹皆无，要不是上帝保佑，说不定他也会和其他伙伴一样。

由于开伞的冲击，他的感觉已完全麻痹。他吊挂在降落伞下，呆呆地看着那渐渐离去的白云。忽然，白云变得模糊起来。他从晃动的两腿之间望去，只觉得云在摇晃，地平线也在摆动。奇怪，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是开伞冲击引起的

视力模糊？忽然，他明白过来，是缺氧症！是因空气稀薄缺氧而造成的。

汉布尔顿默默地告诫自己，一定要设法活下去。他吃力地在备份伞包上摸索，终于抽出一根连接着氧气供给器的橡皮管。他把管子插进嘴里，使劲拧开开关，大口大口地吸了起来。他长出一口气，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痛快。视觉逐渐恢复了正常，眼前的景物也清楚了。注意，汉布尔顿！他提醒自己：氧气的吸入量无论过多还是过少，同样都是危险的！他放慢了呼吸，身体恢复了正常。很幸运，四肢无力、头晕眼花等缺氧症状已经完全消失。

死一般的寂静。被迫跳伞这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在有些情况下，说不定跳伞还是一种乐趣呢！背带的松紧好象不合适，他想把背带调整一下。手一抬起来，发现左手透过手套正在往外流血，原来左手食指划了一道很深的口子。一定是在跳伞时，被什么东西挂伤的，因为他是旋转着跳出来的。

他知道，降落伞下降9,000米大约需要20分钟，这段时间必须充分利用。他伸手从救生衣里掏出急救包，把伤口消毒后，用绷带包扎起来。然后收起急救包，戴上手套，开始分析目前的情况。

我现在究竟是在什么位置呢？他回想飞机被导弹击中之前在领航图上标的最后一个位置，幸好还记得。他计算了一下时间，推断可能是在甘露上空，大概位于非军事区以南20公里左右。

非军事区！他想起起飞前的简短动员，不由得不安起来。利用夜幕向南推进的北越军队现在到了什么位置？说不定我会降落在四万多敌军的中间。

现在应该把呼救信号断掉，他关闭了装在伞包上的小型救生电台的开关。这个小型电台在降落伞打开的同时，自动发出呼救信号。我军救生飞机可以根据信号探测出被击落的飞行人员的位置。同时，也有引来敌军的危险。

在进入厚厚的云层时，他本能地蜷起腿来。气温逐渐升高，必须考虑着地的问题了。他在白云中飘落着。忽然，降落伞通过一道云缝。在通过云缝的瞬间，有一个东西在他眼前闪过。

是O—2飞机！O—2飞机是前进空中管制官使用的，为战斗机和炮兵指示目标的小型飞机。令人惊奇的是他正在这架小型飞机盘旋的中心降落。

是自己人！但是，他马上又冷静下来。前进空中管制官的小型O—2飞机是用于校正目标、进行近距离空中支援的。这种飞机在这里出现……我一定是降落到敌占区了。

他伸手从救生衣里取出无线电台，打开开关呼叫起来。

“O—2，前进空中管制官的O—2，请回答。”

令人吃惊的是，O—2马上就回答了。“我是O—2的前进空中管制官，无线电呼号‘猎鸟犬’，你的身份？”

“我是‘巴特21’。”汉布尔顿报出了自己的代号。

“我是‘巴特21’，请往你的上方看，十二点钟方向上方的降落伞就是我，正在你的盘旋中心降落。”

隔了一会儿，O—2又说话了：“你说什么？”

“我需要你的帮助。”汉布尔顿说完这句话，也不禁苦笑起来。我现在就象个木偶吊在空中，说这种话，实在不可思议。

“‘巴特21’，我已经看到了你，正在向你靠近。下面停止通话，越共正在监听这个频率。要小心！祝你平安落地。”

“明白。”汉布尔顿关掉开关，准备着地，他有信心安全着地。往下一看，只见从海面上飘来的浓雾已经把地面遮住了。他放心了，这样的能见度，再加上连自己也控制不住的摇摆，敌人很难击中他。

离地面越来越近，已经能听到沉重的迫击炮和清脆的轻武器的射击声了。一进入笼罩着地面的浓雾，他作好姿势，准备着地。地面飞快地向他接近，着地时没有站稳，他跌倒在地面上。他解开降落伞背带，迅速观察了一下，四周是干涸的水田。炮声隆隆地响个不停，就好象他被包围了一般。

没有被人发现吗？他很快就搞清了周围的情况。在空旷的水田里，只有他孤单单的一个人，就象台球的8号球一样。他发现水田四周有一条不深的沟，为了隐蔽自己，便弯着腰飞快地跑了过去。他疲惫不堪，躺在沟底，连大气也不敢出。

炮声还在继续。很明显，这不是冲他打的。他检查了一下身体情况，手脚好象没问题。打开受伤手指的绷带一看，血已经止住了。身体情况很好，顺手一摸脸，意外地发现眼镜还戴着！这副老花眼镜，一半是带度数的，一半是平光的，是他进行领航作业时戴的。令人惊奇的是从跳伞、降落，到着地这么长的时间内，这副眼镜竟在鼻梁上架得好好的。他决定就这样戴着，因为戴着比放在飞行服的口袋里更保险。不管怎么说，眼镜架在鼻梁上是最合适不过的。他看到眼镜，想起妻子格温，还有那只心爱的狗——“皮埃尔”。可是，他现在连烟斗和拖鞋都没有。

忽然，他的目光被什么东西吸引了过去，是降落伞。它会把暴露给敌人的！在降落时，因为有雾掩护，虽然没有被敌人发现，敌人肯定正在搜寻自己。

在关闭无线电之前，如果“猎鸟犬”的飞行员查明了汉

布尔顿的位置，那么，根据以前被击落的其他飞行员的例子来看，获救的可能性只占一半。在越共的“市场”上，中校的脑袋的“价格”一涨再涨。即使挖地三尺，越共也要把他抓到，哪怕是在大规模的攻势中。

不能再犹豫了，必须马上把降落伞藏起来。他使出全身的力气跑到水田中央。就在这时，又传来迫击炮弹的爆炸声。突然，他改变了主意。他想，与其冒着生命危险收藏降落伞，还不如丢在那里不管它。再说“乔里·格林”（航空救生部队的绰号）来营救我也用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他躺在沟底，尽量使神经放松，让心情平静下来，准备好联络用的信号弹，等待着直升机的到来。

（三）

“猎鸟犬”的飞机发动机的声音引起了汉布尔顿的注意，他打开无线电台的开关。“巴特21”，飞行员的声音立即传了出来，“我是‘猎鸟犬’，请用B波道讲话。”

“明白。”汉布尔顿改换了波道，“‘猎鸟犬’，我是‘巴特21’，信号如何？”

“信号5，‘巴特’。不论是谁，通话时都使用备用波道。越共要抓到这个频率还需要费些时间，情况怎么样？”

“情况很好。”

“真了不起。你的狗叫什么名字？”

汉布尔顿一时被问懵了，看着无线电台直发愣，狗的名字？他想起来了，被派往亚洲时，美国飞行员都要填写一张秘密卡片。填写的内容是回答包括狗的名字在内的四个问题。当然，答案只有本人知道。这是防备以后在战斗中万一被击落了，可用它进行核实。当时汉布尔顿挠着头填好以

后，立即封好，塞进带有“秘”字的封筒。

他填的四个问题是：

1. 你喜欢什么颜色？
2. 你喜欢的运动员是谁？
3. 你的狗叫什么名字？
4. 你的爱好是什么？

他的回答是：

1. 红色；
2. 阿尼·班克斯（芝加哥棒球俱乐部的游击手）；
3. “皮埃尔”；
4. 高尔夫球。

当时他曾认为填写这张卡片简直毫无意义。可是现在，他被击落在敌占区，而且正在接受那张卡片上的提问。

“狗的名字叫‘皮埃尔’。”过了一会儿他才回答。

“请用语言代号报一下。”

“彼德（P）、艾特姆（I）、伊吉（E）、莱杰尔（R）、莱杰尔（R）、伊吉（E）。 ”

过了一会儿，“猎鸟犬”又说：“你这是老代号了。听这个懂不懂：帕帕（P）、英杜（I）、埃克（E）、罗密欧（R）、罗密欧（R）、埃克（E）。 ”

怎么搞的，一时慌张，竟在这种场合使用过时的代号！

“明白，‘猎鸟犬’。”

“你喜欢的运动员？”

“阿尼·班克斯。”

又过了一会儿，“猎鸟犬”说：“身份核实完毕。‘巴特21’，我们一定把你救出来。但今天夜里不行，因为天气不好。你先隐蔽好，明天天一亮我们就来。”

汉布尔顿非常高兴，他本想再说一些感谢的话，但是，由于对方已经关了电台，他只得把后半截话咽了回去。明天早晨！明天早晨我还是自由人吗？

既然今天晚上不得不在这呆一宿，那么我必须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离降落伞越远越好。他向沟外望去，发现西边有一片树林。我要是隐蔽在这片树林里……

他焦急地等待着天黑。他从沟里坐起来，环视一下四周，然后倾耳细听。周围静极了。他蹑手蹑脚地爬上沟沿，弯着腰飞快地向树林跑去。他窜进茂密的树林，趴在地上，听见心脏在狂跳。有没有被人看见？有没有被人盯梢？看起来一切都很平静。眼睛逐渐适应了黑暗。透过树叶向外望去，没见任何动物。好极了！除了远处的炮声，周围没有任何声响。

他神经紧张地观察了一个来小时，内心感到一阵空虚。目前是安全了，而且现在呆的地方远远地离开了那个降落伞……

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后，他决定检查一下身上的东西，先从飞行服的口袋开始。平时钉在左上衣兜上边的姓名牌，由于参加战斗飞行已经拆掉了。但是，银白色的中校肩章还戴在肩上，最好也把它拆下来。万一当了俘虏，戴着它……不，决不可能当俘虏，“乔里·格林”天一亮就会来接我。

飞行服口袋里东西不太多，因为他是在紧急情况下跳伞的，香烟、火柴、口香糖等都没带出来，他悔恨自己不该把这些东西放在操纵台上，如果现在有一支烟吸该多好啊！可是，带出来的只有那副旧眼镜和头盔。在泥地上，头盔的用处不很大。

接着检查救生衣，救生衣里的东西可比飞行服里的多得多。救生衣套在飞行服外边，用拉锁系着。令人惊奇的是里

面装的救生用品真不少。救生衣是飞行人员人手一件，在执行作战任务时，按规定必须穿在身上。救生衣上有很多口袋，汉布尔顿把里面的东西统统掏出来堆在腿上开始清点。

清点结果，他拥有如下物品：急救包、救生电台、备用电池和止血器。他想，这些东西我不想用。还有与救生直升机联络用的发烟信号弹、折叠式塑料桶，遗憾的是桶里面是空的。还有狩猎用的匕首、反光镜、红外闪光灯、配20发子弹的手枪、防蚊罩、叠成四方形的防水地图、被俘时可以吞到肚子里的小型罗盘以及驱虫剂等。

看着这些东西，汉布尔顿沉浸在一种奇妙的满足之中。他把手枪装上子弹，把其他东西装进口袋，心里踏实多了。这是上帝的恩赐，给了他赖以生存的一切。这一全套救生用品如果放在一个单身汉的房间里，可能显得不太谐调。但是如果摆在藏身洞里，那就再适合不过了。提起藏身洞……

这块地方被茂密的树丛遮得严严实实。他拔出匕首开始在松软的土地上挖起来。为了挖成能容纳他那高大身躯的藏身洞，竟用了一个多小时。他用树叶把新挖出来的土盖好，尽量弄得自然一些，以免露出马脚。汉布尔顿钻进洞里，用树枝把身体遮住，枕着头盔躺下了。自从服役以来，为了准备应付这种特殊情况，他至少进过三个生存训练学校。如今，正是运用那些知识的好机会。教官们总是进行同样的说教：和恐怖状态相比，恐怖心理危害更大，如果能克服恐怖心理，就可以摆脱恐怖状态；和营养失调相比，为生存而受折磨更为可怕。多动动脑筋，人就可以摆脱重重逆境。好，那就试一试吧。

当然，除此以外，在学校里还学过许多东西。例如利用林地草丛、各种洞穴和动物的栖身处等等。总而言之，必须小心行事。这里可能既有蛇，又有毒虫。说不定他正在毁坏它

们的“家园”。

在生存训练学校常常听到这样一句话：在不熟悉的地方不要妄动。鲁莽的人目空一切，往往会遭到意外的危险。相比之下，谨慎的人可以很快适应新的环境。果真如此的话，有些地方对他倒是适用的。

他并不认为自己的所做所为是英雄之举，争强好胜不是他的性格。他的性格从哪方面来说，都属于与人无争的类型。因为他不是飞行员，而是领航员。这虽然是一句诙谐话，但是，可以说明他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人，他非常满足这种与他的身份相称的生活。

在学校里还学到，就是不要一心二用，贪多求全。无论多么琐碎的工作，只要每天做一点，脚踏实地干下去，就可以或多或少地前进。当工作完成了，就产生一种满足感，也就向获救迈进了一步。

当然，他用不着这些经验，因为他明天就会得救。但是，这一点并不妨碍他思考那些有助于生存下去的好办法。不但不会妨碍考虑这些问题，而且还会减轻手指的疼痛。

他知道的另一点是注意不要过分消极。他能够做到这一点吗？他对敌人的担心是过分的，现实情况是一个敌人也没有发现。也有可能北越军队没有接收到他在跳伞时发出的呼救信号和在备用波道上的简短通话。至于那具被丢弃了的降落伞，当然是关心这个伞的价值的村民们比北越军队先发现。因为尼龙很贵，他们可以用来换东西。

他对自己降落的地点只知道个大概，也许南进的敌人现在还没有到达这个地区。他听到的迫击炮声和轻武器的射击声也许是南越游击队打的。这样一想，他的精神又振作起来。总之，他还活着。只要活着，就是自由的。这比在越共